

新四军创建东山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

· 包梅村 ·

一九四三年冬，新四军襄南（襄河南岸地区）三军分区率人林指挥长、唐亥政工团长和陆科长等率领江南挺进支队向我县桃花山地区进军，创建石公华抗日根据地。

部队由石首来家铺黑瓦屋渡江。第一天，到达样杆山、九佛岗、艾家咀一带，当即派了联络参谋与驻在长岗庙的国民党游击队侯甫臣、易南针等联系，他俩都表示愿意合作。第二天，进入方斗岭、杀猪港，团部驻杀猪港。第三天，派了一个排到长岗庙与侯、易联系，不料侯、易等已连夜逃窜团洲、层山一带去了。第四天，部队走三郎堰、范家岭、砖桥，绕道驻大旺厂。

在大旺厂召开了士绅、保长及青年等一百多人的群众大会。会议由东山联乡主任付治国主持，唐亥团长和陆科长在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工作的报告。强调建立“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意义，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宣布根据地的名称为“新四军豫鄂边区襄南行政公署石公华行政委员会东山联乡办事处”，下设乡、保、甲办事机构。当时还选举了邓松涛为三郎乡乡长（但未到职），这样便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这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震慢了墨山铺和七女峰的日寇和驻在江北监利的伪军饶子琪旅、塔市驿的伪军和土匪头子廖胡子等部，使这些日伪汉奸、土匪有所收敛，再不敢明目张胆地对群众肆意烧杀抢劫，使老百姓在沦陷的岁月里，获得安居乐业的日子。乃由衷地感激新四军领导人民抗日的恩情。青竹沟有一位易卧樵老先生写过一首春联云：“新四军不来抗日，老百姓那得过年。”足以表达当时根据地群众喜悦的心情。

一九四四年二月，付治国调走，由王安民任主任，刘梅香、季祖荫任副主任，动员我参加了工作。当时周秉勤为三郎乡乡长，赵雨芳为塔市乡乡长，许祖光为砖桥乡乡长。五月，分成五、六联乡，刘梅香为五联乡主任，王安民为六联乡主任，季祖荫为副主任，周秉勤为民政股长，我为财政股长，付国祥为区中队长。

一九四五年，三郎中心乡长易芝生调任六联乡民政股长，三郎乡正副乡长由童作正、朱登科担任，塔市乡长为刘湘全，砖桥乡长为李芝炳，副乡长为刘子春。这时根据地扩大到了岳阳河西，划为七联社，墨山乡长杨焕林，全义乡长夏世民，广兴乡长徐果然，仁义乡长卢国俊。季祖荫出走，季芳义为副主任，雷寺安为联络员兼采购物资，形似交通员。妇女主任徐梅。此外，设有民兵组织基干队。塔市乡队长李鹤松，砖桥乡队长沈秋平，三郎乡队长赵福全。

一九四五年二月，延安南下支队梁诚、张洪卿、沈国祯、郑怀远、郭××等五人为加强抗日前线领导，成立了江南指挥部，由梁任政委兼石公华县委书记，张为指挥长，沈为副指挥长，郑为副支队长，郭为支队参谋长，于正月中旬在大旺厂李安邦家召开与地方人士见面会。

自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来我县创建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后，与日伪进行过多次战斗。今将其中几次重要战斗记述于后：

一、一九四三年腊月二十九日晚打墨山铺日伪据点。支队派一个连同区中队民兵一道进行。以一个排看守碉堡，东西各一个排堵截敌人，配合区中队民兵强行政街，计缴获步枪二十九支及子弹一箱，洋布二百尺，盐八百斤及肉菜等物，不到一小时便将胜利果实转移到杀猪港李哲仁家。

二、一九四四年三月，国民党游击队内讧火并，侯、易、蔡等

合力攻打汪部。汪部在国统区不能立足，乃破洞庭湖向东山范家岭一带，表面上接受我军改编，暗中却与日伪勾结，扶敌当汉奸。对汪此举我军早已识破，于是出其不意，在范家岭将其一举歼灭。对于汪的覆灭，我当时曾作联璧之云：

忆当年少数起兵，金戈阶前向北指；

叹此日多行不义，桃花潭水付东流。

（注：汪金阶字峰潭。）

三、一九四四年五月插秧时，杨震东支队长带一个连到岳阳柘树岭伏击广兴洲的伪军百多人。杨沉着指挥，待敌人至百米以内才打。不到二十分钟，即全歼敌人，结束战斗。计此役打死敌军十多人，伤七、八人，俘虏四、五十人，缴获步枪五十余支及马匹手枪等战利品，活捉了敌副大队长周霄。这是支队南下后最漂亮的一次战斗，只可惜伪大队长张世杰漏网逃脱了。

此外，关于根据地六联乡当时的财税情况，因为我当时任财政股长，负责地方税收，故也就能记忆到的一点情况略述如下：

一、一九四四年，我负责地方税收。如屠宰、酒、南货、布匹、油榨等，外派包仁哲当渔税员，在洞庭湖收渔税，年约可收二万多元，随收随交支队军需王爱民，以保证部队供给，每三个月到行委会缴取股单账一次。

二、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包家仓召开一次石公华临参会以解当时财政困难，梁诚同志作了报告，六联乡应负担建国胜利折实公债约八百万元左右（时稻谷约二百元一石），分甲、乙、丙、丁（五千元）四等认购，但规定不准向贫苦群众摊派，违者必严行追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大家的努力，当时对这一任务我们还是完成得比较出色的。

回忆往事，一瞬便是四十多年，风烛残年之躯，对昔日豪情，
几难辨记。勉述片断一二，心求存真，但因年代久远，谬误之外，
仍所难免，尚祈知情者不吝指正为幸！

〔附记：本文系由包梅村口述，朱桐乡整理而成。包梅村，我
县东山乡人，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七七年离休，现年五十八
岁。〕

（上接第十八页）

有七律一首呈先生，诗云：

莫厥攸居老梅村，天教佳地养先生。
文章风义持应力，日月江河道自行。
半世棲迟惟教育，一生淡薄是功名。
满门桃李沾膏泽，分得春风共向荣。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广西

日寇侵占华容经过

· 郭清彬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国民党军队则由于执行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祖国半壁河山相继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寇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入侵荆（洲）沙（市），占领了汉口、岳阳、沙市之间的长江三角地带。因长江天堑阻隔，加上中国人民和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抵抗，日寇被困于这一地区近两年之久。此时，日军士兵因远离国土，屡遭打击，士气普遍消沉。为了振奋已消沉下去的士气，打通宜昌至岳阳间的长江航道，加强对湖南、四川的战略攻势，侵略军决定大举进攻鄂西、湘北地区。

华容乃湖南门户，洞庭粮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深知其战略地位的重要，以七十三军（第十五师、第七十七师、暂编第五师）和四十四军一部（第一四九师、一五〇师）加上地方杂牌军共十多万入，在岳阳至石首一线布防。日军欲向南方推进，必先占领华容地区。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日十一军司令横山勇作出部署：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一部渡过长江，占领沙市西南之地；第四十师团（师团长青木敬一）主力渡过长江，向华容方面突进，首先消灭华容至洞庭湖北岸一线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三月三日，日将原属第六十八师团的第六十一大队（即桥本部队，拥有野炮兵、辎重兵各一中队）配属于第四十师团，以增加进攻华容的日军力量。三月五日，日四十师团主力仁科部队及户田部队

第一大队基于进入监利县尺八口附近，对渡江地点进行侦察，并作好渡江准备。

三月八日，日本侵略军分五路向华容进犯。

第一路：梅本部队从监利出发，沿长江北岸西进。三月八日薄暮时分，于调弦口东北五公里的对岸利用机帆船开始渡江。在击退南岸国民党部队微弱的抵抗后，于上半夜完成渡江任务，侵占调弦口。九日午前进攻焦山河，在这里遇到中国军队一个团的抵抗，直至傍晚时分，日军方占领焦山河。然后沿沱江南下。这时驻华容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十日八时三十分，这一路日军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华容县城。

第二路：第十七旅团（旅团长高品彪）小野大队从岳阳方面渡江，向华容进犯。

第三路：山崎大队于三月八日十八时从监利新岭子附近利用折叠舟机航渡江。第一批部队用十五分钟时间到达对岸。以后，采取结构门桥循环航渡的办法，于十九时三十九分全部渡江，与从岳阳方面渡江的小野大队配合西犯。九日，日军在黄公庙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即出动六架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十日拂晓，日军占驻墨山铺，九点三十分占领松木桥。十四点这两路日军亦侵入华容县城。

第四路：第四十师团主力仁科部队基于也于九日在黄公庙对岸渡江，击败中国军队的阻击之后，继续西犯。该路日军到达墨山铺后，第三大队留下“扫荡”，主力经松木桥，于十日下午继山崎大队之后进入华容县城。十一日，以青木（役中将）为师团长的第四十师团战斗司令所也侵入华容县城。

第五路：户田部队于三月六日从监利出发，三月八日继梅本部

队之后在调弦口附近渡江，经焦山河、万庾向西进犯，十日侵占江波渡，十二日侵占梅田湖、扇子拐等地。

当时入侵洞庭湖区各县的日军兵力总数不到一万五千人，中国军队人数超过日军十倍以上，加上有长江天堑可以依凭，有人民的支持等诸多因素，照理是完全可以击败日军的进攻的。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军无斗志，十多万士兵在一万五千日军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虽有少数部队出于爱国热情，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但终不能挽回溃败之势。三月十三日，四十师团下令结束对华容的进攻作战，除留下步兵第二百三十四联队（户田部队）占驻华容外，其它部队先后返回原驻地或扫荡新占领区。三月十六日，师团长青木离开华容，前往武汉参加侵略军兵团长会议。

户田部队将联队本部设在石首，由第一大队（山崎大队）占驻华容、墨山铺地区；第二大队（安村大队）占驻藕池口、江波渡地区；第三大队（坂田大队）防守石首新厂附近江北地区；由仁科部队配属过来的第三大队（冈崎大队）以高基庙为中心，作为机动预备部队。日寇妄图以这种网点式的部署长期占驻这块膏腴之地。三月十六日，中国军队开始向以华容、藕池口为主的日军正面进行反击。在华容墨山、七女峰高地，围困户田部队第三中队（中队长白川洁）达两旬之久。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四十师团命令河野、横井部援助户田。四月五日十五时左右，户田部队护送当年入伍的新兵到达墨山铺附近，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役拼死苦战，未能突破。九日，河野部队赶至墨山铺增援；十日，日独立山炮兵第二中队又赶来增援，方得突破。在华容反击战中，中国爱国官兵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据日军当时统计，中国官兵战死者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击毙日军五十二人，其中军官五人；击伤日军一百四十一人，其中

军官五人（注：据华容老人回忆，日军死伤达数百人）。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葬送了千百万人民和爱国官兵的生命。

华容失陷，湖南门户洞开。日军以石首、华容为基地，继而发动了常德战役。在日寇进攻华容时，国民党华容县长曹心泉（后由袁振基继任）率部由华容县城——北景港——柘田湖西乡，步步退守，偏安一隅。日寇占据县城后，扶植一伙汉奸成立了县维持会，由谢振华任会长。八月，县维持会改为伪县政府，由谢振华任伪县长，徐庆普任伪民政科长，胡端舞任伪财政科长，胡修义任伪教育科长。日寇在华容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据一九四六年《湘灾实录》载，自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华容被日寇烧毁的房屋6173栋，耕牛损失3360头，粮食被掠88742石，被屠杀者14058人，伤残及其他受害者3600多人。财产损失总计二千亿元（国民党法币值）。这血海深仇，将世代铭刻在华容人民心中。

侵略者的暴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派遣所辖的江南挺进支队进军桃花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从此揭开了华容人民奋起抗日的崭新篇章。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声讨和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勇抗击下，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占华容的日军滚出县境，谢振华等汉奸也受到了人民的惩处。

〔附记：郭清彬，中共华容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本会文史资料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其依据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一九四六年《湘灾实录》和叶柯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等资料整理而成。〕

编者注：七女峰争夺战中，有关敌我双方死伤数字均系引自日方资料《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实际出入较大。关于这次战斗的“三亲”史料，本刊将在下期发表。

《难忘的历程》之四

由青训班到抗大

·罗志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一行十三人，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去陕西三原县安吴堡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青年训练班学习。

这天清晨，万里无云，火红的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办事处为我们准备了两辆马车，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在“前进！中国的青年”的雄壮的歌声中登上了旅程。

安吴堡城内有官庭式的古老建筑，城外有石人、石马的古墓。当时团中央就设在这方圆仅二里的古堡内。这里是青年之家，是全国抗日救亡青年整军待发之所。

青训班约有学员五、六百人，大多是来自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少数是来自长城内外，天山南北的青年战士。全班分六个连，我们来后编在第六连。一、二连是老干部，多是红军战士，长征时的红小鬼。四连是艺术连，他们中有歌唱家，有名演员……多是各有专长的艺术工作者。

每个星期六晚上，班里都要举行文娱晚会，除了以艺术连为主演出外，其中也有其它各连的节目。在演出前有的唱着“抗呀！抗呀！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青救会员……”的青救会会歌，有的在唱“烈火似的燃烧，集中在我们胸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的青训班班歌；有的在唱“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战士……”的艺术连之歌，大家互相拉歌，此起彼伏，一时会场成了歌声的海洋。这座古堡沸腾了。

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兼青训班主任，他个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讲话是浙江口音，带一顶灰色八角帽，穿一双大鼻孔的北方布鞋。灰色的军装已褪色，膝盖上和屁股上还有不少补丁。他天天和同学们在一起，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他是个普通一兵，谁会想到他便是团中央书记，我们的班主任呢？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英姿勃勃的气态，以及种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至今犹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青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学政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东山中学曾一度接触过革命的我们，到这里后进一步使我们对革命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对党产生了无限的热爱。

清早起床后便是跑步，晚上在桐油灯下讨论学习。有时，还要去吴堡城楼站岗，每人三根香时间，男女同学都一样。当时我们每天的生活虽然较苦，但仍然过得十分紧张、愉快。

因国难已迫在眉睫，我们在青训班只学习了一个月便提前毕业了。我和陈午嵩、何贤标、田良远四人被保送去延安抗大学习。我们领到了毕业证书后便去班本部集合，一共有八人，另外四人中有三人是八路军干部，有一位女同志是艺术连的，她上延安学艺，是我们同行的领队。

在“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的歌声中，我们和全体同学告别了。永卓、永禧、永丽、守华等抢着和我握别，反复叮咛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保证胜利到达目的地。我们扬起了挥别的手，踏上了八百里秦川，沿着高山，踏过平原，穿过耀县、马关、同过中部、洛川，平安地到达甘泉老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里所见到的一切的确气象万千，令人振奋。

从甘泉到延安九十里。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拂晓，我们迈善次

快的步子向圣地飞奔，我们是急，急行军，不是走而是跑，每小时行军达十三华里。约下午三点的样子，就远远地看到了宝塔山。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每个人心里都在喊“啊！母亲延安，您的儿女扑向您的怀抱来了！”

到达延安后，抗大还没有开学，我们先住在抗大招待所，睡的是高粱梗铺的地铺，硬梆梆的，加上高原气温较低，在这初春二月是够冷的了。因为我们的心里热乎乎的，睡下去仍然感到温暖香甜。

这时抗大的副校长是罗瑞卿同志，教育长是许光达同志（许老在大革命时期曾到过华容），校本部就设在宝塔山的窑洞里。顺山直上，修筑着一层又一层的窑洞，晚上灯火齐明，象屹立着一幢万丈高楼。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窑洞也在这里，他们窑洞的灯光，更是长夜不熄。

延安天天有报告会，我们可以随意去听。这时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鲁艺等处，毛主席讲过《论持久战》，刘少奇同志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艾思奇同志讲哲学，丁玲同志讲革命文学，还有冼星海、郑律成等人民音乐家教唱革命歌曲……

这些日子里，我们不是去听报告就是在家学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开饭时是一大锅小米饭和一筐筐的馒头。事务长用喇叭筒喊：“上山开荒的同志请吃馒头”！可是，只有吃小米饭的人，看不到吃馒头的人。事务长急了，拉着上山的同志要他们吃馒头，可他们都说：“小米饭香，好吃，馒头留给病号吃吧”！每次如果饭少一点，首先放下碗筷的也是他们。他们要让我们在家学习的吃饱。这是些什么人呢？经过一段时间才搞清楚了，原来这些上山开荒的同志都是红军老战士、老干部，他们上山开荒，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除做到生产自给外，还要上缴政府公粮，

解决边区的困难。老红军同志的模范行动和高尚品德，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抗大开学后，我们四人编在第四大队，地址在蟠龙，离延安九十华里。我们一天就赶到了。何贤标、陈午嵩二人分在四中队，驻蟠龙镇；我和田良远二人分在七中队，驻在离蟠龙七里地的猫儿沟。四中队是军事队，培养军事干部的；七中队是政治队，培养政治干部的。同学中有十多人是从北大和清华毕业来的，我们选他们为中队文化教员。指导员上政治课，队长、区队长教军事。正是：兵教官、官教兵，游击战术抓得紧，政治理论学得欢！

在庆祝“五四”青年节的这天，大队长作了动员报告，要我们响应党中央号召，东渡黄河，去华北抗日。这天是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毛主席在延安作了光辉的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现在又号召我们上前线，大家都兴奋极了。

回队后，我们就开始紧张地做出发准备工作，把笨重的东西都寄存了，把破烂的衣服都撕成布条打草鞋。我初学打草鞋，打得慢，田良远帮我打了四、五双。我们俩边打草鞋边轻声地谈着。回忆着我们从平容北上的经过。现在十五人分开了，我们四人来延安抗大，又编在两个不同的中队，参加革命想不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革命需要的分离，不能“泪沾巾”的。

六月五日，上级宣布去华北人员名单：何贤标、陈午嵩和田良远都被批准随军出发，而我却要留下来去延安学习。分别时，田良远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先去了，希望不久能在华北迎接你”！

回忆当时欢送他们奔赴前线的情景：雄伟的歌声，整齐的步伐，浩荡的行列，多么壮观，多么激动人心啊！

华容天主教⁽¹⁾会学校的创办始末

· 黎元善 ·

一九〇二年前后，西班牙天主教由岳阳县传入华容，发展信友。设立总堂，在县城北街（即现县社队企业贸易公司所在地）。侯后，为了笼络人心，发展教会，神甫对平民百姓施以小恩小惠，并允其子女来教堂学习圣经。这样，华容天主堂创设后便附设了私塾，以教徒中稍有知识者担任教师，教授经文，因此信教者日众。后以礼堂狭小，容纳不了做祷告的教徒。一九〇四年，乃在县城南正街、角路（即现人民医院门诊部和民房处）新建西式教堂一所，房屋七栋，计三十二间。

一九二〇年，西班牙传教士巴惠民由平江调来华容后，目睹教友甚多，四乡分布，为了扩大教区，发展教会势力，于是在原有教办的私塾基础上改办新学——私立望德初级小学⁽²⁾，以冀将来在县各区乡设立更多的教堂，培养有文化知识的人来为之服务。其天主教外籍传教士在湖南各地设立学校的目的，他们自己作了坦率的记述。如奥斯汀会省会长的代表卡斯特里略一九二四年在西班牙传教士的一封信里，毫不隐讳地说：“我命令湘北教区的全体教士——学校的当然监督人，在学校里除讲授天主教教义外，还应当讲授西班牙语，使我们的步履，在远离我们亲爱的母国地区，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性格脾气和生活习惯的民族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又如西班牙传教士杨荣光在一九二五年的信中写着：“我们在这里设立了一所学校，除政府规定的课程外，讲授天主教伦理和教义，同时，还努力在师生的心灵上灌输对西班牙国家的热爱。”这些传教士的自白，最清楚不过地揭露了教会为本身开目的。

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办初期，原由外籍传教士任校长；自辛亥革命后，根据我国教育法令 外国人不得任校长的规定，遂改为由中国神甫或选派有资历的教徒充任，但实际管理权仍操在外国人之手。望德小学开办时，由住在城里的教徒焦守纯任校长（因故未正式到职），后改派天主堂会长陈孔尧兼任。春季招生，学制四年，设有两个教室，男生八十人，系多级复式，分甲、乙、丙、丁四个班，在经堂北侧；另在经堂南侧设有女生一班，人数较少。分别在经堂南北两侧设班，以示男女有别，不能混在一起学习，故有男校女校之称。当时有女教员洪某（平江人）在女校任教，她极力宣传妇女缠足之痛苦，规劝女生解除裹脚放足，经老师多方督导，一般女子颇为喜跃，而家庭父母又慑于天主教的势力，也不便阻止，于是县城女子争相仿行，成为放足之风。这比政府下令放足尤为有效。

一九二一年春，巴惠民神甫鉴于兴学大有助于教会的发展，乃在经堂之北首房屋后面添建楼房一栋，为上、下两层，楼上为学生宿舍，楼下为教室，增办高小一班，学生四十人，学制两年。于是将学校改名为“华容县天主堂私立望德高等小学”，是年二月，由主办人巴惠民正式向华容县知事公署备案核准设立。同时聘请在黄湖山高小教音体美的陈文份（南县人，高风的妹夫）任校长，其教员多系教会学校以重金礼聘，待遇超过公立学校，一般月薪在三十块银元左右。如在县立一高小教英语、数学的黄大英（衡山人），杨毓秀、毛诗韵等，还有从岳州聘来的国文教员魏闾（一个怀才不遇的老童生，其时颇受岳州知府魏景雄的器重），都是有较高名望的教师。女校也增设高小班，在女校任专职教师的有高喜安（高风之妹）、高彩云（高风之堂妹）等。此时，华容全县仅有两所高小（县立第一高小和私立南山高小），位于南北，而东西两乡的莘莘学

予则有负隅之叹。是以望德高小之兴办，对华容教育不无裨益，尤其望德女校，开华容女学之先声，更为妇女争得了入学读书的平等权利，只其办学宗旨则别有用心罢了。

望德高小学生入学不收学杂费，书籍课本费自理，每月交伙食费五、六吊铜元。学校经费来源系天主堂掠夺我县罗阵、渣石、禹甸三境的良田五、六百亩的租课，不足者再由上级教区补助。

望德高小从一九二一年春至一九二六年上期，共毕业三个班级，计学生百余人。在毕业学生中有谈诗锦⁽³⁾、罗振汉⁽⁴⁾等人曾参加大革命英勇奋斗，“马日事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因北伐军进抵华容，革命声势浩大，天主堂及学校被迫停止活动，神甫巴惠民也随之离开华容回国。一九三三年巴惠民奉命重来华容，鉴于教会冷落，教徒减少，力图恢复，乃就原有基础，改办私立智德初级小学校，设一个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复式班，学生约五十人，校长陈力，教员周庭仲，教材仍采用公立小学课本。次年下期陈力任天主教会会长后，则聘请刘味诗任校长，每天兼课一小时。此时巴惠民已调离华容，年底放假后，学校就停办了。

望德高小的教学内容，一般除按教育部规定小学开设的科目以外，还增设了英语和圣经课（每周两小时，定在星期六上午），以取代部颁的“修身”和“公民”课，由主教、神甫或对圣经有较深入研究的教徒来主讲，内容主要是“古史略”（也称“旧约”，从天主教的起源讲起）和“新史略”（也称“新约”，从耶稣降世后，讲他为何同旧教作斗争，为了拯救人类的幸福，最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经过），奉劝世人皈依天主教，信奉耶稣，死后便能升入天堂。此外，美术课多是观看图片，

其内容是按教义和学生不同年级编的宗教迷信故事；唱歌课则主要是教唱优美动听的赞美诗。

学校校规很严，早晚点名，清查人数。还规定星期日和节日，~~都要~~都要参加礼拜和祷告活动。此外还要学习十诫⁽⁵⁾四规⁽⁶⁾，不许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如有违者，必严加惩处。

当时，教徒与非教徒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入教者可倚仗教会势力，招摇过市，惹是生非，任意欺压百姓，闹出事来，却有神甫袒护，连教徒子女也不例外。一九二〇年十月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望德小学的一群学生在县城北正街碰撞北门模范小学学生后，还无礼谩骂，双方发生争吵，结果反把模范小学四个小学生抓去关了一夜。次日模范小学校长刘晃还亲自请县知事朱芾出面说情，具出保释单把神甫陪礼后，才将四名学童放还。甚至地方官绅和军队也都惧怕教会，不敢冒犯。一九二一年夏，军阀常道衡守使署唐荣阳部管带楚麟书驻扎在华容时，其所属士兵路过天主堂女校，听见女生在下课、唱歌，感到很新奇，于是就扒墙观看，嘻嘻哈哈，学生立刻报告巴神甫，巴随即赶来持警棍将士兵痛打了一顿，随又斥责道管带，楚只好赔礼道歉，并严令禁止士兵在天主堂及学校附近捣乱闹事。由此可见，昔日天主教在华容的威风，连军阀土匪队伍也莫之敢犯。

注：

(1) 华容天主堂的全名是“天主教西班牙奥斯汀会华容本堂”。

(2) 一九二〇年创办储鱼须分堂望德初级小学。

(3) 谈诗锦（——1923），城关人，曾任关帝庙外
容县委书记。

(4) 罗振汉 (1900——1927)，南山乡人，1925年入团，后由团转党，牺牲时任华容县农民协会特派员。

(5) 十诫是：一、钦崇天主为万有之上；二、守瞻礼生日；三、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四、修圣母弥撒（即圣经）；五、毋杀人；六、毋行奸淫；七、毋偷盗；八、毋妄作见证陷害人；九、当孝敬父母；十、毋贪他人财物。

(6)、四规：一、凡主日及罢工、瞻礼日望全弥撒；二、遵守圣教大小斋期；三、告解至少每年一次；四、领神体每年一次（所谓领神体，即耶稣在临死前，令教徒前来开会，并给每人分发一个馒头和一杯酒吃了后说：“这个馒头即我的肉，这杯酒即我的血”。此后每年由神父照样做馒头一个，各酒一杯，以示崇瞻耶稣。）。

附：天主教华容分堂及创办时间：

分 堂 名 称	创 办 时 间
鲇鱼须分堂	一九〇五年
墨山铺分堂	一九〇九年
万 庾 分 堂	一九一〇年
北景港分堂	一九一二年
罗家咀分堂	一九一八年
注滋口分堂	一九一九年
塔市驿分堂	一九二二年